

文化润疆，不容等待

2022年7月初的考古发掘中，考古队的人员通过事先备好的筛网，一遍遍地筛掉风沙，拿着小毛刷，仔细地端详着手中的新发现。这些泥土和沙子的下面，或许掩埋的就是一些动物骨骼、残损的陶片。经过半个月的挖掘，在城址布局上基本识别出了居住区、墓葬区、卫戍区等遗址。

托库孜萨来遗址存在已久，饱经风沙，可它并不寂寞。中国国内的考古学家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来到此地进行发掘。2022年6月底开始的这一轮考古，是多年来的又一次尝试。

为什么人们对托库孜萨来的兴趣并没有被岁月所磨灭？它实在独特，又太重要。“托库孜萨来”，维吾尔语意为“九座宫殿”。该遗址主要由托库孜萨来古城、佛寺和墓葬等构成。2001年，托库孜萨来(唐王城)遗址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其中，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位于托库孜萨来塔格山南端，此城废弃已有千余年，内有宫殿、民居、庙宇等遗迹。因清代曾有樵夫在此掘得唐开元钱，因此又被称为“唐王城遗址”。

在巴楚，当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始于汉代。汉宣帝神爵二年（公元前60年），设西域都护府，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有效的管辖，今天的巴楚一带，在当时属“西域三十六国”之一的尉头国。

尉头国在当时属畜牧地方政权，兼营农业，又有汉人来此屯田，不仅提高了西域地区的生产力，也就此推开了当地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。

贞观十四年（公元640年），唐朝政府在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，而巴楚属于尉头州。据考证，尉头州的州府所在地名为握瑟德城，又名“据史德城”。在唐朝，尉头州及据史德城作为丝绸之路北道的商贸重镇，沿途设有众多驿站，如北魏时期的“和平铺”驿站。另外，唐朝接待各国使者的“渴馆”等，都在如今巴楚县境内。

纵观汉唐时期，巴楚乃至整个丝绸之路沿途的人类活动与文化交往，促进了佛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。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，佛教最先传播到新疆一带，得到了当地统治者和人民的信仰，随之佛教寺院和石窟寺兴盛起来。魏晋至隋唐时期，佛教在新疆进入兴盛繁荣的时期。

正因如此，地处龟兹文化圈影响范围下的巴楚县，遗留下以托库孜萨来为代表的众多佛教艺术瑰宝。目前巴楚博物馆

藏的大部分文物，主要是从托库孜萨来及其附近遗址中发掘的。不难看出，巴楚本身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对于在当地修建一所现代化博物馆而言，其拥有了难以复制的先天基础。同时，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早期革命活动地，胡杨精神与兵团精神的生动实践地，红色文化也深植巴楚血脉。

有了底蕴和基础，迈出了在当地修建博物馆的第一步。谈到两年前想要修建巴楚博物馆的初衷，巴楚县委副书记、上海援疆巴楚分指指挥长李林波向《新民周刊》介绍，主要源于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这一主线。李林波表示，来到巴楚，就自然会被当地这些独特的佛教文化、红色文化和胡杨文化吸引，想要在文化上进一步拓展援疆工作的深度和广度的心情变得迫切。

于是在2020年底，巴楚分指的上海援疆干部和巴楚县文旅局的干部一起研究，迅速行动，耗时一天一夜，做出了巴楚博物馆最初的项目计划书。“当初我们分析了已有的资源，然后对博物馆有了基本的定位。我们不盲目追求面积大，认为它应当是一个小而美的博物馆，并且能够体现上海水平、上海精神。”李林波说道。

项目书拟定后，很快得到了上海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和巴楚当地的大力支持，巴楚博物馆被定为“上海援疆文化润疆重点工程”。

托库孜萨来遗址发掘现场工作场景。

